

2025 亞太區青銳中英文寫作大賽

〈與時同行〉梁善茹

高中組全場冠軍

假如從這一刻開始，你所見之人的頭上，都冒出一個只有你可見，卻又無法觸碰的數字。

「倒數時鐘」……

「乖乖，今晚回家吃飯嗎？想吃什麼跟媽媽說，好嗎？」

信息提示音響起，「叮——」一聲猶如蒼蠅，不斷滋擾我那緊繃的弦。母親字裏夾著小心翼翼，昨晚爭吵的後勁還未褪去，我轉而瞥見桌面上堆疊的一層層小山，資料為泥，試卷作土，幾張低分的測驗盡顯貧瘠，幾頁晦澀的文章在角落裏吹起淒風苦雨。莫名的煩躁持續加溫，即使是從自修室外的冷風吹來也無法降溫。頭頂的冷光不斷壓迫，耳旁的翻書聲震耳欲聾，我輕摔手機，將幼稚的倔氣藏進母親的信息裏，扔得遠遠的，反正有的是時間，晚點再回復也不遲。

八點的時針追來，連同自修室管理員的催促聲一起，未見其人，熟悉的聲音便在身後響道：「你又是最後一個走的喔，快點兒！我要下班嘞！」我沒回應，只是在他的注視下，把本就緩慢的收拾速度再調慢一點，一場小規模的示威就此展開。

猜叔習慣了我的孩子氣，礙於規矩，他要循例盯著我收拾完再離

開，許是實在無聊，他便自顧自地嘀咕：「明天你就看不見我嘍，待換個人來趕你這頭倔羊。」這時我終於抬頭看他，一瞬間，全身的血液向上湧動，他……他的頭頂竟出現一個倒數著的透明方塊，我下意識地想去觸碰它，但剛伸出的手被猜叔一把拍開：「你這女娃娃，咋還欺負人嘞，打我頭幹什麼！」

他濃烈的驚訝氣息打斷了我的冒昧，我乖乖站好，用眼神窺探那神奇而莫名其妙的倒數……15:29，15:28，15:27

想起猜叔的話——明天你就看不見我嘍。我好奇問道：「猜叔你辭職了嗎？」猜叔道：「嗯，我爸身體越來越差了，我要回老家照顧他。」自中學以來，我跟猜叔見面的天數足以讓一朵花開花落，周而復始，可說話的次數卻不足一把花瓣之多，時間讓我們能僅憑一個背影、一道聲線、一段腳步辨認對方，儘管這段關係只徘徊於一個下午、一個名字，和一段催趕。

想到這裏，我重新睜開雙眼，從髮絲到腳尖審視起這位叔叔，鬢角的銀絲不修邊幅，狹小的雙瞳總是發光，似釀著一潭綠色湖泊，時間持續倒數著，我試探地問：「你以後不回來了嗎？」猜叔用略顯意外的語氣答道：「這可說不準，誰知道以後咱會不會再見呢？」

是啊，以後總會再見的，因此我沒再說什麼，如同初見時沒有招呼，轉身時也沒有告別。

難以捕捉的不捨被強烈的不安沖散，我抓緊書包背帶，想去人群

裏查看這「倒數時針」是否幻覺，雙腳比思考走得更急切，商場的大門竟在下一刻映在眼前，目光所及皆人頭湧動，沸沸揚揚，目光所至滿是「倒數時針」。華麗的商場被擁擠的數字填滿，如夢似幻的場景令我猝不及防，畫面裏的行人有動有靜，有快有慢，陪在身邊的人各不相同，頭頂的數字卻各有長短，我興奮地走到他們身邊觀察一番，旁人似看怪人般看著我，可這一刻，我並不在乎。

他們什麼也看不見，只知放肆地與友人開懷大笑，或是幽深地沉著步伐前進，我一時感到刺激興奮，一時又不明所以。古老的神話在腦海裡上演，神秘的科幻小說在眼前劃過，這一切都太過突然，我拖起黏稠的思路轉身走向街道，回家的欲望越發濃郁，一瞬間——「嘭！」的一聲，震耳欲聾！

暗紅色的的士載著一股不討喜的腥味，透明的車頭燈被星星點點的鮮紅血色浸染，視線被一群好奇的眼睛遮擋，倒數和車禍，戲劇性的連繫帶來一陣不好的預感，心中的猜測不停歇，我強迫自己擠入人群，雙眼顫抖著探尋，內心反復地請求——千萬別是猜叔，請別要……

不再流淌的綠色湖泊在分秒內蒸發，猜叔的雙腿血肉模糊，他的身體如同案板上的死魚般僵硬，心臟的起伏被地心引力吸至地底，我的寒毛被一根一根拽起。00:03，00:02，00:01，00:00。

猜叔，歸零。

荒謬的倒數被一場意外證明，猜叔的死像是泥漿封住了我的喉管，

掐住這世界裏一刻的呼吸，我拼命趕在雙腿乏力前回家——我知道媽媽仍在家。一路上快步的迴響，路人的頭上浮動著一個個難以被漠視的「倒數時鐘」，仿佛一個個殘忍的催命符。

「今天這麼早回來啦？」媽媽從廚房的油煙裏探頭，柔聲問道。我沒回應，只是快步走到媽媽的面前，想要看清那討人厭的時間——7400:03，七千四百分鐘七十七秒，五天加三小時二十分鐘零三秒。

「怎麼不說話呀？是不是太累了？你先休息會兒，飯很快就好了。」

媽媽像是怕我回絕，又拉著我的手道：「乖乖，我做了你喜歡的糖醋排骨啊！」

此刻，我緊握住她的手，小聲說道：「媽，我們一起準備晚飯吧！」語速有偏快了，因為我怕一旦慢了，哽咽聲便被察覺出來。媽媽驚喜的眼眸閃著點點星光，像被重新點亮的銀河，可隨即又被擔憂所取代，她看著我欲言又止，被握住的手緊了緊，又緩下來。「好啊！」媽媽不知我發生了什麼事，也不知我的目的為何，她只知道女兒想怎麼辦，便怎麼辦也就是了。

油煙機的聲音太大，我嫌它蓋過媽媽的聲音，伸手想將其關掉，媽媽笑著說我調皮，但並未阻止。她笑時，眼尾的皺褶一層又一層，比她頭頂的數字還要刺眼，暗黃的膚色下藏著烏黑的色斑，比她永不缺席的微笑更使人鼻酸。這樣平靜又安逸的時光，很久沒試過了，想起昨夜爭吵，源於我不願吃飯。十點回家後的我被疲勞得直紮進床榻，

媽媽在身後哄鬧著要我吃一點，我卻搖頭拒絕。

「一整天不吃飯會生病的，你怎麼就是不聽呢！」她說。

「我從早到晚就沒好好休息過，說了吃不下，你能不能消停會兒！」

忽然，媽媽撫摸我的臉，操心地问道：「乖乖，你眼睛怎麼紅了？」

我連忙轉過身去，說是油煙嗆的。我不敢直視媽媽，不敢看見她擔憂的神色，不敢看見她頭頂的時計倒數。我將飯菜一一端上桌，這一次，我坐在媽媽的身旁，想盡力感受她的氣息，想將所有氣味深深地烙印在記憶裏，媽媽的側臉棱角分明，高高的鼻梁訴說著她的新疆血統，上挑的眼尾不再見年少的颯氣豪爽，細嚼慢咽時的溫婉溢出無盡的溫柔，雜碎的眉毛那樣顯眼。

我咽下口中的排骨，問：「媽，吃完飯我給你修眉毛吧！」

「好端端的修什麼眉毛呀？」

「修了好看呀。」

「你想修那就修。」

這雜亂無章的眉毛就這麼肆無忌憚地在我的注視下長了十七年，為什麼今天非修不可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，想多做一點什麼，留下一點什麼。

在鏡子前，我的目光仍舊迴避媽媽的臉和她的頭頂，餘光瞥見那數字一直跳動著，像是一道潮水，把我推向深海漩渦，我只好將肌膚

緊貼媽媽，使溫度融合，使心率同頻，我曾呆在這樣細小的身體裏，整整十個月，難道「時鐘」在那時已開始倒數了嗎？

刮眉刀在媽媽的眉邊亂舞，想起修眉這技術，還是媽媽三年前教我的，那時我們無話不談，演繹著最佳的幸福。心裏又是一酸，我恨透那種拿一物思往事的感覺，往日的神經從未如此敏感，不斷流失的快樂比起遙不可及的歡愉，如同世界的盡頭，難以下咽。

「乖乖，媽媽是不是變好看了？」即使不願，我還是認命般看向媽媽，等等……時間怎麼在增加！

7400:08，7400:09，7400:10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再次抬眼注視著。

7400:10，7400:11，7400:12。……

此刻，我終於如釋重負地哭了出來，掛在睫毛的淚珠映照著名為珍惜的熱度。「媽媽，以後我們要每天一起吃飯，一起修眉，一起做數不盡的事。」

「好，乖乖。」

在通貨膨脹的時代，人們總為時間的面額之大沾沾自喜，可誰又真正掌握它的使用法則？時間先生！你是狡猾的，自持一副俏皮可親的模樣，在人年少無知時任其揮霍，又在人幡然醒悟時逃之夭夭。我們以生硬的手法料理人生，好似永遠都來不及見最後一面，好似從未捉緊過指針鋒利的尾巴。

或許時間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試圖教會我們何謂愛，何謂惜緣，人生的長短不一，遇見、分離、再遇、告別，遺憾總會貫徹始終，請把每一次見面當作是第一面，請把每一面當作是最後一次再見，「倒數時鐘」並不真實存在，但你所見之人，切切實實地活在身邊，請熱情地、任性地、無怨無悔地把握住跟他的每分每秒吧！

(3021 字)